

1 明太祖版“抵制日货”

说起“争贡”，很多人可能不理解。给人家装孙子送礼品，这算什么好事，怎么还要争着抢着上贡呢？想理解“争贡之役”的来龙去脉，先得说说这两拨日本人争的这个“贡”到底是啥。今天人们说“上贡”，八成会联想起打够级或者小地痞收保护费啥的，但在500年前的明代，“朝贡”的概念不是这样的，它是当时中国唯一官方认可的贸易方式。

“朝贡贸易”规章的制定，要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，作为要饭出身的天子，老爷子本身对商业就没啥兴趣，而且对于商人，汉人心里原本就有阴影——南宋亡国时，聚居在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曾经趁火打劫，联合蒙古人干了汉人一家伙，这段经历更是让朱元璋同志认定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。所以甫一登基，明太祖就明发上谕，要求在华各国商人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；至于国内老百姓，皇上以严厉的家长口吻让他们老老实实在家修理地球，出海经商则想都不要想。这就是明初著名的禁海令。

朱元璋的禁海令，把明朝与外界的民间贸易直接取消了，外国想跟中国做生意咋办呢？老朱同志想了个奇招——来做生意不行，但来上贡我们欢迎。具体方法是各“藩属（明朝单方面认定的）”隔三差五带点贡品来孝敬大明，而明朝则以“回赐”的方式，以中国物产回报之。

由于天朝向来喜欢打肿脸充胖子，这种所谓的“朝贡贸易”，都是进贡的少，赏赐的多。周边小国们一通算盘打下来，发现面子虽然有点亏，但里子却赚翻了。于是争着抢着拿仁瓜俩枣的土特产来揩大明的油水。老朱家一看这么被薅羊毛也不成，于是制定了所谓的“堪合文册”，赐给上贡的各国使者，要求各国按指定年限定期前来。到了朝贡年份，上贡使者需携带“勘合文册”，到港口市舶司进行勘验。人员、船只、数量、货物，勘验无误，才允进贡。这种官方贸易体系又被称为勘合贸易。说白了，这玩意儿相当于今天的贸易许可证。

既然要搞中央统筹的“许可证贸易”，允许哪个国家能频繁来揩油就有说头了。像朝鲜这样离中国近又同文同种的“亲藩”，恨不得一年能来好几回，但偏偏日本被定了个“十年一贡”。如此给日本一个大冷脸，是因为明朝一开国两家就闹了个小误会——朱元璋刚当上皇帝，就派使者到日本出访，可日本当时当政的怀良亲王是一个二货，一听大陆来人，本能地以为是元朝人又来搞口头骚扰，直接把使者咔嚓了。等弄明白咋回事儿，想道歉也晚了。朱元璋这边当然火冒三丈，当下就威胁要教训日本。日本那边一看脸已撕破，干脆回了封国书，大体意思是说：你要战，便来战，反正贵国前朝已被教训得很惨。

朱元璋接到国书后，发现对方说得好有道理，他竟无言以对。愤怒之余，就给日本定了个史无前例的“十年一贡”。那心态跟奥巴马今天整普京是一样一样的——打不了你，贸易制裁总可以吧。

羁绊两千年第十一章：

请客吃饭引发的血案

伟大领袖教导我们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不过，在历史上，请客吃饭引发的革命事件确实是不少。公元1523年，也就是明嘉靖二年，大明宁波市舶司设宴招待两拨前来朝贡的“日本友人”，始料未及的是，这两帮人在酒酣耳热之际打起来了。这场斗殴可不是普通的酒鬼耍酒疯，它不仅规模巨大（被称为争贡之役），而且导致中日之间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奇葩冲突——“嘉靖大倭寇”。

本报记者 王昱 魏新丽



朱元璋的禁海令，让日本人傻了眼。 漫画/徐进

2 花样美男的“潜规则”

这个“十年一贡”，可把日本人憋坏了，明明离得这么近，日本的经济体量超过东亚其他国家，可老朱同志偏偏不让他们来。无奈之下，双方达成了个变通协议——进贡虽然还是十年一次，但一次去的体量却是大得惊人。朝贡制度确立仅仅50年，日本朝贡明朝的商船已经达到9艘，人数上千，光日本刀就有近万把。其疯狂程度，有点像今天中国游客到日本扫货的架势。

这么大的单生意，做的人当然爽翻了，什么“升职加薪，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”，根本不是事。问题是谁来做呢？考虑到日本当时正处在幕府时代，这事儿理论上是在幕府将军说了算，但问题是，当时日本是在“室町幕府”时代，该幕府名义上的掌权人是足利氏也算倒霉催的，勘合文书一到，往往将军还没开口说话呢，生意单就已经被底下的各个大名分了。这么有组织无纪律的分配方式，早晚要出事儿。

话说明正德八年(1513年)，明朝给日本进贡使者颁发新勘合文书，文书还没送到京都走程序，路过九州岛时就被当地大名大内氏截下来了。软蛋的将军对这种明摆着不给领导面子的行为也无可奈何，只得批准。但盘踞在京都地区的另一个大流氓细川氏不干了，大内氏他们惹不起，就死皮赖脸地跑到将军

那里去闹。将军对这种武装上访行为也是好脾气，翻了半天箱底儿，突然发现N年前还剩下一份旧的堪合文书，于是硬着头皮拿出去塞给了细川氏。细川氏不知是没文化还是见识浅，居然真就被糊弄过去了，欢天喜地地拿着旧文书回家准备到中国去揩油。

这么处理当然早晚要露馅，到了十年以后的1523年，大内氏派出使者宗设谦道，带着大明朝新颁发的勘合名册出发，而细川氏则派了使者鸳冈瑞佐，拿着旧文书也往明朝走。两拨人就在交货的宁波市舶司不期而遇。

当时主管宁波市舶司对日事务的是个太监，叫赖恩。面对一单生意，两份文书，赖公公估计也有点愣神。关键时刻，细川氏那边冲出一位风度翩翩的花样美男，跑到他面前细语几句，赖公公脸色顿时豁然开朗，说来的都是客，大家就都先安顿下来，带来贡品日后细细勘验好了。

扭转局势的这位美男子，是细川氏的副使宋家卿，看名字就知道他是个中国人。身为天朝子民，他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所以虽然细川氏拿来的文书是已经作废的旧本，但在宋家卿的“运作”下，收了钱的赖恩还是决定连他们的货也一块儿收了，而且还让他们率先验货，反正回赐花的是公家的钱，又不用他赖公公自掏腰包。

3 二杆子使节借酒撒疯

大内和细川的矛盾，看似就这么解决了，但有人对这种安排表示很不爽，那就是宗设谦道。作为大内氏的正使，此公有点今天典型日本人的性格——凡事只认死理。对于本家十年前拦路打劫抢来的“正版文书”，宗设是很看重的。可如今宋家卿靠行贿手段，居然抢在自己前头验了货，宗设心里已经不是很爽了。真正将宗设点炸的，是市舶司当年五月为两拨使团安排的一次酒宴。赖公公估计也是好心，听说两拨人有过节，可能想借着酒宴和天朝威仪帮着调解调解，可刚一落座，宗设的脸上立刻不好看了——拿着“盗版文书”的细川氏代表团坐在上手位置，自己却屈居下手，搞得跟个跟班似的。所以在酒席桌上，宗设就开始给大家普及版权知识教育，表明自己的正当权利。没想到细川氏那边得了便宜还嘴欠，正使鸳冈瑞佐出言讽刺，说您打住吧，堪合本来就是给足利将军家的，您家硬抢来有啥合法性？

打人脸，揭人揭短。正说在兴头上的宗设被呛得恼羞成怒，当即拍案而起。鸳冈那边也不是个软蛋，踢翻了桌子准备开打。做东的赖公公倒是不拉架，立刻端茶送客，大家要打可以出去打，打完了再回来做生意。

按理说，两拨来进贡的使团，在别国的土地上一语不合拍起来，充其量也就是酒鬼斗殴的级别，但别忘了，日本由于享受“十年一贡”的“特殊待遇”，每次来的人都很多。最关键的是，两帮人带来的贡品中有一宗重要物品——日本刀。这个商品让大明对使团进港就解除武器的法令形同虚设。宗设响应赖公公号召，离开酒桌后，立刻回家散发武器，然后带着亲兵掉头杀回宴会厅。损完了人的鸳冈瑞佐此时还在跟赖公公花生豆就酒喝着呢，当即被斗杀。作陪的公关先生宋家卿眼见此景吓得花容失色，立刻在明朝军队保护下开溜。杀红了眼的宗设倒也不客气，一路追着宋家卿从宁波到余姚，又从余姚到绍兴。一路上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甚至干掉了明军的一个都指挥和一个千户。直到把整个浙江省都折腾够了才算酒醒，打算坐船回日本。好在老天有眼，这伙流氓犯在海上遇上了风浪，漂到朝鲜被朝鲜军队俘获，最终送回大明被咔嚓了。

以上就是宁波“争贡之役”的梗概。这么一场闹下来，明朝方面是又怒又惊——怒的是日本人居然如此不识抬举，给你个赚钱机会，你居然来撒酒疯；惊的是日本武士的战斗力的，宗设带的这帮人一共才稀稀拉拉不到一千人，居然能纵横浙东，在明朝陪都南京附近杀了好几个来回。愤怒之下，嘉靖皇帝觉得既然玩得不开心，就不要一起玩了——下旨停了对日贸易，自此之后数十年间，中日之间“十年一贡”那点微薄联系，也没有了。日后为祸东南多年的倭患，从这一天起埋下了伏笔。当然，那是另外一个更为奇葩的故事了。

(上接B03版)

倘若按地域划分，分化又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公司职员海萍已经毕业10年，她说，在山东，大部分学生是本地人，毕业时先求稳定。

“有些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，但是毕业以后服从父母安排，考上故乡的公务员，从此销声匿迹。这样的同学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未来的人生轨迹，结

婚，生子，慢慢爬，混个官，退休。”

海萍说，在社会阶层流动“硬邦邦”的地方，同学们的发展都很稳，分层似乎并不明显。而相比之下，南方省份的同学更喜欢远游、闯荡，因而分化的概率更大。

但越是在这样停滞不前的“社会平衡”里待得越久，大学生就越会心理不平衡，为什么每次聚会，同学们

总是因为钱和权分出三六九等呢？

参加完10年同学聚会以后，海萍发现，其实大家真正关注的人不是传统模式下的所谓成功者，而是最能折腾的人。

心理学上曾有一个著名的试验，心理学家拿电棍去电击狗，有85%的狗最后被电击得无法逃避，于是选择无奈接受。但是，总有15%的狗，无论怎么

电击，永远会反抗。起初，心理学家把那15%的狗都干掉了，因为它们无助于研究一种“假设”的理论，但后来，人们发现，那15%的狗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。

“每个人都有从众心理，如果一个人获得幸福，它可能会成为一种幸福的渠道，为什么大家都要盯着那85%的固化标准，而不做第一个自己‘幸福’的阶层呢？”赵丽梅说。